

THE FOURTH PROTOCOL



第四份议定书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思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思 著

第四份议定书

鲍振南 张 明 陈敏铮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3020

第四份议定书

〔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思 著
包振南 张 明 陈敏锋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7插页 310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450

统一书号：10094·690 定价：2.85元

译 者 的 话

弗雷德里克·福赛思（1938—），当今已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小说家，也是国内广大读者所熟悉的一位外国作家。他虽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但他的大多数作品在世界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成为轰动读书界的畅销书。他的作品在我国译介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在外国的当代作家之中并不多见，由此可见他的作品在我国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一九八四年，福赛思又推出了一部新作——《第四份议定书》。这是又一部“敏锐反映时代危机的新型小说”。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八六年除夕。正当伦敦议院塔上的大钟敲响辞旧迎新的钟声时，菲奥纳·格伦夫人家的保险柜被炸，价值连城的全套格伦钻石首饰落入了窃贼之手，她丈夫的公文包也随之而被带走。使窃贼感到意外的是，那个公文包的夹层里装着十份复印的国防部绝密文件。爱国心驱使他把这些与国家存亡有关的文件邮回国防部。一场追查严重泄密事件的战斗打响了。

正值一九八七年元旦来临之际，从英国派驻贝鲁特情报机构，叛逃苏联的双重间谍哈罗德·菲尔比，在莫斯科渡过了他的八十五岁生日。不久前，他在克格勃一个首脑人物的聚会上对英国的政局发表过一番别出心裁的议论。苏共总书记闻之尤为关注，责成他写成书面材料。随后根据菲尔比的分析和建议，特地成立了“海神之子”委员会，制定了富有冒险性的“曙光女神”计划，准备单方面撕毁“核禁试条约”的第四份议定书。他们派遣秘密特工将一枚超小型原子弹携入英国境内，试图炸毁美国设在英国的空军基地，然后制造混乱，嫁祸美国，坐收渔翁之利，以求为争夺世界霸权打开一个突破口。

小说沿着这两条线索逐步展开。英国的保安机关如何查出了泄密的漏

洞？秘密情报局如何因势利导发动假情报战？苏联的“曙光女神”计划是怎样付诸实施的？克格勃的某些官员又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英国保安机构内部又有谁在勾心斗角？超小型原子弹最终是否爆炸？这一连串扣人心弦的问题，经作者的巧妙安排，悬念迭起，无不令人惊心动魄，浮想联翩。

福赛思的作品之所以不落窠臼、雅俗共赏，除了题材新颖、构思巧妙、情节引人入胜之外，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今西方社会的习俗风尚、人情世故。在这一部新作中，老谋深算、精明干练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奈杰尔·欧文爵士，再次以一位老文职官员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在清除隐患、化险为夷的关键时刻，他知人善任、目光敏锐，常常能见微而知著。在错综复杂的情报战中，他运筹帷幄，善于审时度势，以出人意料的手法化敌为友。这是一位有血有肉的西方职业情报官员的形象。

英国保安局的约翰·普雷斯顿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行伍出身，转战疆场，但家庭的不幸迫使他到文职部门任职。他收入菲薄，无法满足妻子追求奢华生活的欲望，经济上的拮据，使他无力摆脱婚姻的羁绊。在保安局中，他自称是局长一条线上的人，但这位局长年迈体弱，即将离任。惯于玩弄权术的副局长对他百般刁难，把他视为心腹之患，将他富有创见的报告打入冷宫，数次调动他的工作，甚至在关键的时刻强迫他离开工作岗位。若不是欧文爵士暗中提携，普雷斯顿也许就成了英国行政机构中某些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即使他屡建奇功，最终也未能保安局中谋得一席之地。他的遭遇和命运是发人深思的。

作者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身上着墨不多，但即使是粗线条的勾勒，依然轮廓分明，神形兼备。至于其他一些人物，例如苏联克格勃第一管理局副局长卡波夫中将、双重间谍哈罗德·菲尔比、英国国防部官员乔治·贝伦森、冒名顶替的南非外交官、克格勃特工简·马雷，甚至象萨姆·罗伊斯顿这样一位微不足道的角色，也都活龙活现，呼之欲出。

据报导，福赛思 为了把他所创作的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已决定自己充任制片商来改编制作自己的小说。而第一部将被搬上银幕的，就是他的一部最畅销的小说《第四份议定书》（转引自《文学报》第236期）。

《第四份议定书》虽然是一部以未来的世界政治舞台为背景的小说，但作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现状，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当然，毋庸讳言，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性使其作品中存有许多不韪之处。诚望读者批判地吸收书中的有益成分，以利于正确认识当今的世界。

这位身着灰色衣服的汉子决定于深夜窃取格伦钻石首饰。只要首饰依旧存放在住宅的保险柜里，只要住宅的主人不在家就成。这一点他需要事先探明。因此，他观察着，等待着，七点半时，他终于如愿以偿。

宽大的“美洲虎”轿车威风凛凛地从地下停车场疾驶而出，真是车如其名。轿车在洞口停了片刻，开车人察看了一下街上的车辆情况，然后拐弯驶上大路，径直朝海德公园角驶去。

在这座豪华的公寓大楼对面，身着司机制服、坐在租用的“沃尔沃”旅行车方向盘后的吉姆·罗林斯，这时宽慰地舒了口气。他隐蔽在贝尔格雷维亚街的对面严密注视着，发现了他所期望看到的镜头——丈夫坐在驾驶位上，妻子挨着丈夫坐在旁边。罗斯林早已发动引擎，打开了加热器驱除寒气。他挂上自动挡，小心翼翼地把车缓缓开出停着的汽车行列，尾随“美洲虎”驶去。

这是一个清新明净的早晨。东边，格林公园的上空，泛起一片淡淡的亮光，路灯仍然亮着。从清晨五点钟起，他就一直在这里监视着。虽然有几个人从街上走过，但没有人注意到他。在伦敦西区最富裕的贝尔格雷维亚住宅区，一个司机坐在一辆旅行车里，是毫不显眼的，更何况是在除夕的早上，而且车后座上放着四只小提箱和一只带盖的竹篮子，这压根儿不会引人

注目。许多有钱人也许正准备离开都市，到他们的乡间住宅去欢庆节日呢。

到海德公园角时，他和前面的“美洲虎”拉开了五十码距离，并且有意让一辆卡车夹在他和“美洲虎”之间。驶上公园车道后，罗林斯产生了片刻工夫的不安。路边有家库茨银行的分行，他担心“美洲虎”里的那对夫妇没准会停下来，把钻石首饰存进防止夜盗的保险柜里。

驶到马布尔牌楼时，他再次宽慰地舒了口气。前面的那辆大型轿车没有在牌楼处拐弯，折回向南的公园车道，开往银行，而是快速径直驶上和格洛斯特大街毗连的大坎伯兰大街，一直朝北驶去。这么说，方特诺伊大厦九楼那套豪华住宅的主人，不打算把钻石首饰交给库茨银行保存。首饰不是被他们放在车上带到乡下去了，就是留在公寓的住宅里了。罗林斯自信是后一种情况。

他尾随着“美洲虎”开到亨登^①。往前再有一英里就到M1高速公路了，他目送着“美洲虎”远远驶去，然后便掉转头，返回伦敦市区。显然，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这对夫妇是到约克郡北部的妻弟谢菲尔德公爵的庄园共度新年了，路上足足需要行驶六个小时。这就给了他至少二十四个小时，时间绰绰有余了。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在方特诺伊大厦中那套豪华住宅里得手。他毕竟是伦敦撬保险柜的行家里手。

上午十时左右，他把“沃尔沃”旅行车还给了汽车出租公司，司机服还给了服装商，把四只空提箱放回了壁橱。他回到了自己自幼居住的旺兹沃思住宅区的顶层住宅。这是一套舒适，摆设豪华的房间，楼上是一个改建的茶叶仓库。无论他多

^①英格兰东南部城市，靠近伦敦

么走运、发迹，他毕竟是南部伦敦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部伦敦人。尽管旺兹沃思住宅区不如贝尔格雷维亚住宅区^①和梅费尔住宅区^②别致、秀丽，但这毕竟是他的“庄园”。跟所有的同类一样，他说什么也不情愿离开他这座安全的“庄园”，即使在当地的下层社会和警察局中，他被公认为下层社会用俚语称呼罪犯和恶棍的“面孔”，在这里也仍有一种安全感。

跟所有屡屡得手的罪犯一样，他在“庄园”一带从来从不露相，开不显眼的汽车，似乎他惟一着迷的就是把他的窝布置得又雅致又漂亮。至于他真正的所做所为，他在下层社会中故弄玄虚，警方虽然对他的行为感到怀疑，而且并没有怀疑错，可他的履历表上除了十几岁时喝过一小段时间的麦片粥外^③，干干净净。显而易见，他颇为得手。至于他是怎样得手的，外人无从得知。这激起了同行中那些“抱负不凡”的年轻人对他的敬意，一个个都乐意为他跑腿办事，甚至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枪和镐柄抢劫薪金的狂妄暴徒，也不敢对他寻衅。

迫于需要，他不得不找个装点门面的职业，以表明钱财的来路。所有得手的“面孔”，都有某种形式的正当职业。偏爱的门面职业历来都是些出租汽车业（开出租汽车或者开办汽车出租公司），开杂货铺，办废金属工场。这些门面职业使他们可以赚取大笔黑钱，从事现金交易，获得大量业余时间和一些窝藏处，并且享有雇用三两个“大力士”和“丑破鞋”的便利。这些人全是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狠心人，也需要一个明显合法的职业，以出卖力气，补充他们习惯职业的不足。

①伦敦海德公园附近一高尚住宅区。

②伦敦西端的上流社会住宅区。

③意指蹲监狱。

罗林斯实际上谋到一个废金属商的身分，开了一个破旧汽车拆零的工场。这使他得以建造起设备优良的金工车间，接触各种金属、电线线路安装和电池用酸，并且名正言顺地雇用了两名打手。他们既是工场里的劳力，又是罗林斯一旦在外面暴徒打定主意找他麻烦而遇到挑衅时的后盾。

罗林斯冲完淋浴，刮了脸，一边把蔗糖晶倒进这天早上的第二杯用蒸气加压煮出的咖啡里搅拌着，一边仔细琢磨比利·赖斯丢给他的那幅草图。

比利是他的徒工，一个二十三岁的机灵鬼。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个棒小子，甚至会出人头地。他来自接近于底层社会这样一个阶层，刚开始干这一行，而且渴望为一个有威望的人效劳。当然，在这期间他少不了会受到许多对他来说价值无量的教诲。二十四小时之前，比利身着一家名贵花店的店服，捧着一大束鲜花，叩响了方特诺伊大厦九楼那套住宅的门。

身上的制服和手中的花束，使得他毫不费劲地通过了门廊处的看门人。穿越门廊时，他还注意到了门厅、看门人住的门房，以及通往楼梯的走道的整个布局。

女主人亲自来开的门。见来人捧着鲜花，她既惊讶又高兴，乐得脸上都放出了光。来人声称花是荣军慈善基金会委员会送来的。菲奥纳夫人是该基金会的赞助人之一，应义不容辞地参加基金会于当天晚上，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举行的节日舞会。罗林斯设想过，即使她在舞会上向委员会的任何一个委员提起这束花，他也会毫不含糊地认为是另一个成员代表他们赠送给她的。

菲奥纳夫人在门口仔细看了看随花送来的请柬，接过花束，用她那个阶层特有的响亮、清脆的音调叫了起来：“啊，

太好啦！”接着，比利掏出签收簿和圆珠笔。菲奥纳夫人没法同时拿三样东西，便慌慌张张地退回起居室，把花放下，让比利自个儿在小门厅里待了几秒钟。

比利，一张孩子气的面庞，满头蓬松的金发，蓝眼睛，脸上挂着腼腆的微笑，很讨人喜欢。他自认能对付得了这个大都市中任何一名中年主妇，什么也逃不出他那对小眼睛。

早在按门铃之前，他就花了足足一分钟时间察看房门的外侧，门框以及门框四周的墙壁。他是在寻找不足胡桃大的小蜂鸣器，或者关闭蜂鸣器的黑色按钮或开关。一直等到他满意地发现什么也没有时，他才按响门铃。

现在，他被独自留在小门厅里，又干起了同样的事情——在门框的内侧和墙上搜寻蜂鸣器或开关。同样什么也没有。当菲奥纳夫人返回门厅签收时，比利已搞清楚门厅的门锁是一种并联锁。他认定那是“查布”牌锁，而不是负有盛誉、坚不可摧的“布拉马”牌锁，真是谢天谢地。

菲奥纳夫人接过签收簿和圆珠笔，试图签收。可是，笔芯里油墨早已被清除了，即使剩余一丁点油墨，在空白纸上划一下也就完了。比利连连道歉。菲奥纳夫人莞尔一笑，告诉他没关系。她记得很清楚自己包里有支笔，便转身折回起居室。就在这当儿，比利发现了他在寻找的东西。起居室的门果然装有报警装置。

敞开着的门上端，在钉铰链的一侧，凸出了一个小小的弹簧柱塞式接触器。接触器对面是个很小的插座，嵌在门框侧柱里。他知道，插座里装有派伊牌微型继电器。门关上时，柱塞就会进入插座，处于接触状态。

装上防盗报警器，并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如果报警器的接触被切断，也就是说，门被打开后，微型继电器就会触动警报

器，发出警报。比利用了不足三秒钟就掏出一管超级粘胶，往装有微型继电器的孔穴里使劲喷了一大团，接着掏出一块小球状的蜡泥塑料和粘胶配制成的泥子，把它紧紧地塞了进去。四秒钟后，这块泥子变得石头一般坚硬，门侧的柱塞即使顶进去，也不会操动微型继电器了。当菲奥纳夫人拿着签过名的签收簿返回时，见这位有教养的小伙子正倚在门框上，径直冲她露着抱歉的微笑，一边抹着大拇指上剩余的粘胶。

后来，比利给杰姆·罗林斯详细描述了公寓大门和门房的布局、楼梯和电梯的位置、通往九楼那套住宅的走廊、住宅门后面的小过道以及他所看到的起居室内的部分情况。

罗林斯呷着咖啡。他确信，四个小时前，房间的主人会把提箱拎到走廊里，返回自己的小过道装好报警器。跟往常一样，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关上大门后，他准会把钥匙塞进锁眼转上一圈，以便证实报警器确实装好了，没有失误。在正常的情况下，柱塞和微型继电器是彼此接触的，转动钥匙就会使整个报警系统互相串联起来，处于工作状态。可是，柱塞与微型继电器之间被堵住后，门上的报警系统失灵了。罗林斯自信他不出三十分钟就能撬开门锁。屋里面肯定还没有其它陷阱，到时候，他自然会想法应付。

他喝完咖啡，伸手取过剪报卷宗。跟所有的珠宝窃贼一样，他总是两眼紧紧地盯着报上的闲话栏。这份卷宗全部是关于菲尔纳夫人的社交活动，还有她前一天晚上参加节日舞会戴的完美无缺的钻石首饰的报道。杰姆·罗林斯想，菲奥纳夫人是最后一次戴格伦首饰了。

东方，远在一千英里开外的地方，那位正伫立在米拉大街

111号四楼起居室窗前的老人，也在想着午夜的钟声。这预示着——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他的七十五岁生日的到来。

时间早已过了正午，可是他仍旧穿着晨衣。近日来，没有多少事需要他早早起床，也无需打扮得衣冠楚楚去办公室。他那比自己小三十岁的俄国妻子埃丽塔，带着两个男孩沿着高尔基公园内注水后结冰的小道溜冰去了，所以家里就剩下他自己。

他朝墙上的镜子里瞥了一眼，他所盼望的形象不再会给他带来欢乐，相反只会使他感到自己在沉思人生，或者说沉思人生给他留下了什么。他成天愁眉不展，脸上皱纹道道。这会儿褶皱全都深深地陷了下去。他曾经有过一头乌黑的浓发，而今却变得银白，稀疏无几，毫无活力。他的皮肤，由于一辈子酗酒和抽烟，变得浑身斑斑点点。他痛苦地收回目光，走到窗口，俯视着白雪堵塞的街道。几个裹着头巾、缩着身子的妇女正在扫雪，然而到了夜里，大雪又会重新飘落。

自从他在贝鲁特放弃毫无价值的工作和毫无意义的流亡生活来到这儿，他沉思着，已经很长时间了，几乎整整过了二十四年。当时，再呆在贝鲁特没有意义了。尼克·艾略特和“企业”^①里的其他人已经合伙控制了“企业”，他自己最终只好认输。于是，他便舍弃家眷跑到这儿，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以后可以来找他。

起初，他认为来到这儿好比是回到了家中，回到了精神和道义之家。他一头扑进了新的生活中。他真诚地信仰这一哲理，相信它最终会赢得胜利。为什么不会呢？他花了二十七年的时间，为它效力、尽责。在六十年代最初的几年内，他一直愉快地

^①英国情报机构内部人员使用的本机构代号。

快，心里感到挺充实。不消说，他们对他进行了广泛详细的盘问，然而他最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赢得了尊敬。毕竟，他和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和布莱克并称为“五颗明星”，其中数他最杰出。他们一伙都曾经钻进英国行政机构的核心，而且都背叛了。

伯吉斯赶在他之前钻入了国家行政机构的核心，还不到天年就早早地进了坟墓。麦克莱恩最先失去了希望，自一九五一年起，便一直呆在莫斯科。到一九六三年，他变得脾气乖戾，牢骚满腹，一股脑儿地朝梅林达·麦克莱恩发泄。后者终于离开丈夫跑到这儿，跑到这套住宅来了。不知怎么的，麦克莱恩变得益发绝望了。怨愤郁结，最终得了癌症。到这时，他恨主子，主子也恨他。布伦特也告吹了，丢人现眼地返回了英国。这一来，就剩下了他和布莱克，老人心里暗自思忖。在此之前，布莱克还邀请他和埃丽塔去共度除夕呢。他对布莱克多少有点嫉妒。当然，布莱克有着世界性的出身背景，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犹太人。

就他而言，是不可能被同化的。在莫斯科呆了五年后，他便意识到这点。当时，他已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可仍旧保留着明显的英国腔。除此之外，他开始渐渐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怨恨。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陌生社会，既不可逆转，也不可改变。

最糟糕的还不在于此。到达莫斯科后还不到七年，他最后的一线政治希望也完全破灭了。

多年来，作为一种权利，上面给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英文报刊杂志。他一面搜寻着板球比赛的消息，一面谋划怎样鼓动罢工，一面读着杂志上所熟悉的那些老栏目，一面炮制旨在摧

毁那个国度的假情报；一面坐在高脚凳上躲着人通过松下收音机倾听英国人用他的母语谈笑打趣，一面为甚至包括主席本人在内的克格勃上层人物出谋划策，怎样最有效地颠覆那个小小的岛国。十五年来，他的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一种感到绝望的极度空虚，甚至老酒和许许多多的女人也不能使他驱除这种空虚感。为时太晚了，他永远也不能回去了，他心里自言自语道。然而，然而……

门铃响了。这使他感到困惑。米拉街 111 号是一座完全归克格勃所拥有的大楼，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一条僻静的街上，主要供克格勃高级人员和少数外交部的人居住。来访者需在门房办理登记手续方可进入。不可能是埃丽塔，她自己有钥匙。

他打开门，一个男人独自站在门口。来人挺年轻，看上去很健康，裹着一件合身的大衣，头上戴着一顶暖和的皮帽，没有帽徽。他的脸上冷若冰霜，毫无表情。不过，这并非由于外面凛冽的寒风所致，因为他脚上的鞋子表明他是从轿车里步入这座温暖的大楼的，而没有在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过。他那对茫然的蓝眸子，带着一种既非友善亦非敌意的神情，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菲尔比上校同志吗？”他问。

菲尔比吃了一惊。他那些好友，包括布莱克一家和其他十来个人，都管他叫“基姆”。对于其他人，他多年来一直是用的化名。只有少数上层人物，才叫他菲尔比，一位已列入退休名册的克格勃上校。

“是的。”

“我是巴甫洛夫少校，第九处的，附属于总书记的私人警卫班子。”

对于克格勃的第九处，菲尔比并不陌生。它的任务是为党

的所有上层人物以及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提供警卫人员。在制服上，由于他们如今只限于负责党的办公机构内部和节庆活动时的保卫工作，故佩戴着与众不同的铁青色帽带、肩章和领章，又称克里姆林宫卫队。凡是私人警卫，全都穿戴剪裁合身的便服，同时还应该身强力壮，受过高级训练，绝对忠诚，武器装备精良。

“这是给您的，上校同志。”

少校伸手递过来一个精美的长信封，菲尔比接了过去。

“这也是给您的。”巴甫洛夫少校说着，掏出一张上面印有电话号码的名片。

“谢谢！”菲尔比说。

少校微微一点头，二话没说便转身沿着走廊走了。数秒钟后，菲尔比从窗口望着那辆“海鸥”牌轿车从大楼门口轻捷地驶走。车上挂着中央委员会的汽车牌照，起始字母为MOC。

杰姆·罗林斯透过放大镜向下凝视着那份社交杂志上的照片。这幅照片是一年前拍的，其中一个人就是他那天早晨看见和丈夫一起驾车往北驶出伦敦的那个女人。她站在授礼队列中，紧挨着她的另一个女人在向亚历山德拉公主致意。她正好带着那套格伦钻石首饰。早在交上这次好运之前，罗林斯就对这套钻石首饰研究了好几个月，对它的来历了如指掌。

一九〇五年，年轻的马加特伯爵从南非返回故里，身边带着四颗硕大未经琢磨的钻石。他一九一二年结婚时，让伦敦的卡蒂尔把钻石切割并且镶嵌起来，作为礼物送给他年轻的妻子。卡蒂尔把钻石送到阿姆斯特丹的阿谢尔珠宝店琢磨。由于他们成功地琢磨了巨大的卡利南钻石，至今依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棒的宝石琢磨师。原来的那四颗钻石琢磨成了相配的两对有五十八个刻面的梨状钻石，其中一对每颗重十克拉，另一对每颗重二十克拉。

返回伦敦后，卡蒂尔把两对钻石嵌在白金底座上，四周嵌了四十颗要小得多的钻石，制成了一套首饰。其中包括：一件冕状头饰，用那对大梨状钻石的一颗嵌在中心；一条项链，用另一颗嵌在中心；两只般配的耳环，上面嵌着另外两颗较小的梨状钻石。未及这套首饰做成，伯爵的父亲——谢菲尔德^①第七任公爵就故世了，马加特伯爵承袭了爵位。因此，这套首饰便按照谢菲尔德家的贵族姓氏被称为格伦钻石首饰，为世人所知。

一九三六年，第八任公爵去世，把这套钻石首饰传给了儿子。儿子又生了两个子女，女儿一九四四年出生，儿子一九四九年出生。罗林斯放大镜下的那个形象正是这位女儿，而今她已经四十二岁了。

“你再也不会戴它们了，我亲爱的。”罗林斯自言自语道。说完，他再一次检查了这天晚上要用的各种工具。

菲尔比用菜刀切开信封，抽出信纸，在起居室的桌子上展开。他被感动了。信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亲自写来的，是这位苏维埃领导人工整、流利的手迹，不用说是用俄文写的。

跟信封一样，信纸的质量也很好，但上端没有笺头。想必总书记是在库图佐夫大街二十六号他的私邸里写的。自斯大林时代以来，这座豪华的建筑物就一直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居住。

信纸的右上角写着“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① 英格兰东北部城市，南约克郡的首府。